

争自由的
波浪

董秋芳译文选

——小说戏剧散文荟萃

主 编 董菊仙
贾瑞元

香港新华人民出版社

HONGKONG XIN HUA PEOPLE PUBLISHING CO., LTD

董秋芳译文选

—小说戏剧散文荟萃—

主编 董菊仙
贾瑞元

香港新华人民出版社

董秋芳译文选——小说戏剧散文荟萃

译者:董秋芳(冬芬)
顾问:季羨林 董 菁
主编:董菊仙 贾瑞元
副主编:贾葆春
编委:贾瑞元 董菊仙 贾葆春 董 菁
贾葆臻 董晓峰 贾葆蕻

社长兼总编:陈立华

编辑总监:李 然 陈 晖

责任编辑:王 平 安 平

封面设计:万维生

责任校对:贾瑞元 董菊仙

出版所:香港新华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文艺堂》编辑委员会

地址:香港荃湾众安街 68 号

http://www.xhpublishing.com

E-mail: sea@xhpublishing.com

发行: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2001 年 11 月初版

ISBN: 962 - 85906 - 0 - X

书号: XH00106

定价: HK\$150 ◇ RMB¥68.80 ◇ US\$19

版权·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作品用简繁两种字体出版

注:香港新华人民出版社很乐意为作家、诗人、艺术家、企业家出版各类专辑。

联络电话: 013971015749 013826215749 191 - 7092409 海先生

E-mail: sea@xhpublishing.com

No. 710659
編號



COMPANIES ORDINANCE
(CHAPTER 32)

香港法例第32章
公司條例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公司註冊證書

I hereby certify that
本人謹此聲明

HONG KONG XIN HUA PEOPLE PUBLISHING CO.,
LIMITED

香港新華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is this day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於本日在香港依據公司條例註冊成為

and that this company is limited.
有限公司。

Issued by the undersigned on 31 March 2000.

本證書於二〇〇〇年三月卅一日簽發。

Certified True Copy of Original


Peter Y.C. Lau & C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 9 MAY 2000


MISS R. CHEUNG

for Registrar of Companies
Hong Kong

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

(公司註冊主任 張潔心 代行)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鲁迅

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么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帮助。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但在北京的报纸上，所见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使刽子手有功，使闲汉得消遣。总是有益于人们，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闲人们的时候多；满足他们的凶心，供给他们的谈助。将这些写在纸上，血色早已轻淡得远了；如但兼珂的慷慨，托尔斯泰的慈悲，是多么柔和的心。但当时还是不准印行。这做文章，这不准印，也还是使凶心得满足，谈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

这书里面的梭斐亚的人格还要使人感动，高尔基笔下的人生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账簿罢。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账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账目来作消遣。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

语,实际倒成了黑暗。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账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遏绝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后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处的倒是最稳妥的地位。然而都已经都写在账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后来便不同,先前似的时代在他们已经过去。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较之失意而学佛,切实得多多了。所以,我想,这几篇文章在中国还是很有好处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风雨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注:原文将托尔斯泰译为托尔斯多,将高尔基译为戈理基,现根据当今通用的译法作了变更。

《董秋芳译文选》序

季夏林

恩师董秋芳(冬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我自己到了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这情景,对别人来说,也许有点难解。但对我自己来说,用不着苦心参悟,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初入世的时候,我们俩走的道路几乎完全一样。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因为写了文章、翻译了书,于是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是作家就能教国文,于是他就来到了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当国文教员,我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这之前的一年,日寇占领济南,是我当亡国奴的一年。再前则是山大附设高中的学生。学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28年是我在无意识中飞跃的一年,从《古文观止》、《书经》和《诗经》飞跃到鲁迅和普罗文学,在新文学岸边上迎接我的正是董秋芳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白话作文竟受到了秋芳先生的激烈赞赏,说我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赞赏,这本是不虞之誉,我却感到喜悦和兴奋。这样就埋下了我终身写作的种子。除了在德国十年写得很少,十年浩劫根本没写之外,我一直写作未辍。我认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呼,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区区如不佞者焉能当此称号!我一直不敢以作家自居。然而,写作毕竟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有真实感触,则必写为文章,不仅是自己怡悦,也持赠别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董先生,我称他为“恩师”,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现在来谈冬芬先生的翻译。就目前中国翻译界来看,翻译已成为

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所有世界各国的文学大师的全集都已有了汉文的全译本。对外国当前文艺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据我个人的看法,眼前中国翻译界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努力提高翻译水平,改变求大求全而译文则极不理想的情况,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七八十年前鲁迅、董秋芳的时代,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译本不多,而且往往只限于几个大国。鲁迅先生完全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发现了中国固有文化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的民族性好像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号召,让人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有偏激之处;然而鲁迅的苦心是一般有识之士所能理解的。他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从外国引进一点火种,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为我们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他特别重视翻译国际上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国家的处境更与我们的处境接近。从那里取来的火种更能启迪我们。

冬芬先生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也决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做翻译工作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目标。他除了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之外,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兼及西班牙、印度、犹太等地的作家。这些作家有些是在当时不被重视的,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打入另册的。他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决不仅仅是为了拾遗补缺,其真正目的是在盗取天火,以济人世之穷。

冬芬先生这些译作都是在解放前完成的,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由他的女公子菊仙整理付印,索序于我。这不禁勾起来了我那缅怀师恩之幽情,因而不揣谫陋,略陈鄙见如上。是为序。

2000.12.3

目 录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鲁迅···3
《董秋芳译文选》序·····	季羨林···5
一、小说(民间故事)、戏剧、诗歌	
飞蛾与火焰·····	2
古印度的故事·····	8
芳 婷 ·····	14
巴舍那耶街的罪案 ·····	18
旅 程(附矛盾的注释) ·····	31
伊 凡 ·····	51
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	65
失去的良心 ·····	75
蠢 人 ·····	87
杀人者 ·····	94
没日的微光 ·····	99
看新娘·····	103
幸 福·····	112
卡利奥森在天上·····	118
伏尔加与农民的儿子米古拉·····	126
孟罗的农民英雄以利亚和英雄斯维亚多哥尔·····	129
太子的旅行(附矛盾的注释)·····	134
美 尼·····	162
新结婚的一对·····	170
爸爸和妈妈·····	204
盛 筵·····	210
路意斯·····	225

丁尼孙诗两首·····	240
①万物不死·····	240
②万物皆有死·····	241
给惠廉·席勒·····	244
精神太阳歌·····	247
英雄包尔·····	249

二、争自由的波浪

27、英译本序·····	254
争自由的波浪·····	255
大 心·····	260
人的生命·····	294
尼古拉之棍·····	297
在教堂里·····	305
托尔斯泰致瑞典和平会的信·····	315
梭斐亚的生活的断片·····	321

三、散文

在中国的洋商·····	340
致北京日报及北京导报记者的信·····	345
辛克莱论“艺术与商贩”·····	350
论小品文·····	355
沪战前夕·····	360
日机轰炸无辜民众的一幕·····	364
后 记·····	董菊仙 贾瑞元··369
编后语·····	陈立华··373

一 小说（民间故事） 戏剧 诗歌

飞蛾与火焰

西班牙·阿左林 作

董秋芳 译

“勃兰卡，你还记得我们在里昂看到过的那片小小的旷场么，六年前？”

“六年前，已经有六年了么？”

勃兰卡·杜朗，懒洋洋地坐在她那张大安乐椅里。随即带着一些儿愁绪，把房子周遭看了一眼。

“是的，已经有六年了。”诗人约庆·台耳加陀回答。

“时间过得多快呀！”勃兰卡惊呼道。她从嘴里吐出一口烟。于是，把那支烟夹在手指中间，坐在那里，凝神枯思：

在那次中餐以后——那次中餐不是在宫厦里的大餐室里吃的，而是在一间较小的比较亲切的馆子里吃的——在那次中餐以后，四位或六位客人——诗人，小说家，退伍骑兵等——坐在那间安适而幽静的房子里，上天下地毫无拘束地谈着闲天。时光过去得很快。

勃兰卡一面拿着烟，让缕缕轻烟，袅袅上升，一面不断地追想那个遥远的古老的市镇。一种愉快的感觉——哀愁的纵情的感觉——在麻融她的神经。

“时间过得多快呀！”少妇又惊呼了一次。

客人们也各舒展着手足，躺在宽阔的长椅上，他们吸着烟，不时坐起身来，伸出一臂，去抓那近旁小桌上的酒杯。他们的谈话是舒缓的，轻快的，并且安详的。在这种和协的闲谈里，没有偏见，没有恐惧，没有

顾忌。他们无拘无束地,简单纯粹地,谈着一切。

“时间过得真快呀!”勃兰卡第三次惊呼着说。她张开两片红红的敏感的嘴唇,吐出一口烟来。她用她那小指上的竹红色的指甲,弹下烟灰。

“愿再看一看里昂那片小小的旷场啊!”经过片刻的沉思之后,她说。

“你还记得么,勃兰卡,那片旷场里的那种和平,那种寂静,那种幽静?”诗人问。

“我记得,我记得!”勃兰卡叫着说,“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平哟!”

“一种寂静,这么浓,这样深,以致叫人想到了死!”对方说。

“说起死来?”另一个客人,当他吞下一杯饮料以后,重新躺下身去的时候说。

“一种不可思议的寂静呵!”勃兰卡又说了一句。“我愿意再看一看那片小小的旷场!”

“古时候西班牙市镇里的那些小旷场,”诗人说,“有着一种不能解释的,神秘的魅力呢。”

“像死一样的神秘?”那个躺在远处刚喝下了一杯饮料的客人问。

“不要说起死啦!”另一个客人喊道。“生命万岁!”

“我愿意再看一看那片小小的旷场。”勃兰卡重复说道。

她把会客室周遭扫视了一遍,朦朦胧胧的,带着哀愁神情的,从她的嘴唇里又吐出了一口烟。接着,她把身子又靠在那张安乐椅里,好久好久,她凝着神,茫然地,在思索一些邈无际涯的思想。

是秋天了。树木染上浅萎的黄色;随后黄色加深了;随后变成金黄色。勃兰卡原已坐着摩托卡^①,离开马德里,到里昂去的。她希望在这些苍凉的衰秋的日子里,看看那片也许会再迷醉她的小小的旷场,那马力充足的摩托卡疾速地向前驰去。勃兰卡放眼凝视那远远的青翠的高山的轮廓,而茫无所思。当摩托卡驶出格达拉马的当儿,忽然出事抛锚了。并没发生严重的事,乘客一点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可是必须回转马德里去修理那辆摩托卡却是无可怀疑的事了。第三天早晨,那些高

① 摩托卡:汽车的一种。

贵的旅客们能够继续他们的旅行么？那次旅行开始就不吉利。勃兰卡回到马德里以后，过了两天，接到从巴黎来的电报。这位少妇必须立刻动身；某些必须料理的商业上的事务要她跑到那个法兰西的都城里去到里昂去游览这回事，无限期地延搁下来了。可是勃兰卡心里老在想念那个古老的市镇，并且用着心的想像那片小小的旷场，在那里，她可以再去站立片刻的。在那片刻的时间里，她可以再度享受那种寂静，和平，和深邃的清冷。

在这些暂短的日子里面，为什么不立刻到里昂去游一趟呢？为什么眼前不把上次的旅行继续实行呢？摩托卡已修理好了。巴黎的业务没有她去也能够办了的。从马德里到巴黎，从巴黎到马德里，电报来来往往。勃兰卡试想不去巴黎，每一个催促的恫吓的电报，她就干脆脆地用另一个电报回复。目下，她不希望到巴黎；让什么事情，没有她，也都处理好；他们认为怎么做好，就让他们做去就是了；她要等到后来才去。……但是，她的一切打算都归无效。在里昂的那片小小的旷场——如此沉寂，如此冷静的旷场——在这时候，不许我们这位太太跑去一看了。勃兰卡不能不抽身到巴黎去走一趟了。我们这位漂亮的旅客，随即动身到巴黎去了，带着不痛快和烦恼的心情。

可是，从巴黎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的，从巴黎，无疑地，人们可以到罗马去，到柏林去，到维也纳去，到君士坦丁堡去的。从巴黎人们也可以到里昂去的啦。勃兰卡，坐在巴黎的一家旅馆的房子里，不断地在想念那片里昂的小小旷场。在这些冬季的日子里，天空里出现银灰色；气候是温和的；寒冷并不怎样厉害；一种甘苦兼有，并且不十分严酷的冷的感觉的天气，引逗人们去作长距离的促进健康的散步。做梦似的浪漫蒂克者的勃兰卡，沿着塞纳河畔，在灰白色的天空下，匆匆地走着。她不时在装满古书的书摊前面站立片刻；她用她那两只和她容貌相称的手拾起一大本书来，“心不在焉”地翻翻那书的书目。她又用两手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原处，接着，无目的地，做梦般地，勃兰卡的思想奔驰得很远很远；它们一直飞驰到那一个古老市镇里的一片小小的旷场那里去了。

两天以内，勃兰卡办完了巴黎的事。就将动身到里昂去。事情是打点停当了。在里昂，逗留两天再回到马德里。可是那天下午，当她回

到旅馆去的时候,一件又惊又喜的意外的事在等候她。有几位老朋友从伦敦来看她了。勃兰卡的欢喜是诚挚,是极其真情的。那些亲爱的老朋友原是旅行到巴黎来看勃兰卡,以后动身到地中海去航行的。这位卓越的少妇的朋友们预备从马德里出发的旅行,是多么美的一种旅行呵!勃兰卡必须陪伴他们;如果他们的朋友,他们亲爱的朋友,不跟他们同去的话,他们会感到是一种遗憾。他们坚持得这么厉害,带着那么一种和善态度,最后勃兰卡决定陪同他们前去旅行了。

多么蔚蓝的地中海呵!在一碧万顷的海色中,在一碧万顷的天宇下,那边,一座岛屿,矗立海面,轮廓显然,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在所有这种海阔天空一望无垠的气象中——一平如镜的无量和平的——只有两片彩色,两片碧绿的彩色,是长空和海水的彩色。而这两片彩色却只是一色,那仪态万千的万顷一碧。有时是海水蔚蓝到极点,有时是长空蔚蓝到极点。并且在远处的天上和底下,像斑点那样散布着,有一些儿白色的起着泡沫的成块的东西,在流动,在航行,徐徐地或急速地。天上的是云彩,底下那是浪花。还有,在远处,老远处,在白云浪花把蘸人的蓝色掩盖了以后,放眼望去,人们就辩出一抹细狭而巧妙的紫色和金黄浑成一片的彩色。

勃兰卡坐在甲板上的一张宽大的摇椅里,凝望那座突起海面的岛屿,而她的思绪从天空,从大海,从远远的岛屿,于片刻的时间内,飞驰到那一个古老的市镇里底一片沉寂的小小的旷场那里去了。

在她绕着地中海作了一度长程航行以后,经过“远东”,勃兰卡邀同她的朋友们在珊西巴斯丁 San Sebastian 的她的屋子里盘桓了一些日子,当她的朋友回了伦敦,在两星期以内,她将动身到里昂去。在她前往马德里去的路上,她将有一回耽搁;她将站立在那个有历史性的市镇里停留几个钟头,随后继续旅行到西班牙的都城里去。

在她的伦敦朋友离去的第二天,勃兰卡觉得有点不舒服。然而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医生劝她不要回马德里去,为调剂身心起见,她应该在瑞士住上一两个月,这对于她是适宜的。事实上,勃兰卡确实需要在高山的气候里住一些时候。医生坚持得非常厉害,目下,到那个古老的市镇去作一次旅行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这位旅客就即刻住在瑞士山上的一家旅馆里。从她的房子,

从敞开的窗子那里，勃兰卡凝望那个铺满积雪而近在咫尺的山顶。很近，真的近在咫尺么？空气是这样透明，虽然实际上山的距离是很远的，但看去似乎很近，人们可以伸手摸着了它。而且，在空气里，在那么神妙那么透明的空气里，山的白色鲜明得像浮雕似的，下面边上，全都暗沉沉的山谷，有如幽暗的深渊，黑漆，森严；这里那里，在幽暗中间，那堆满雪的岩石的边缘，闪烁发光。

勃兰卡凝神望着。她的视线受着雪的白色抚慰，时而注进到山谷的深底里，时而扫射到晴明的上空。而在同一时间内，这少妇的思绪做梦般地，飞驰到那一个古老市镇里的一片小小的旷场上去。

终于，在远处那个古老的市镇掠入眼帘里来了，终于，游览成事实。命运曾已不断地把这里昂之游延搁下来。好多日子，好几个月过去了。冥冥中好像有某种神秘的不可测度的力量作成种种阻碍，使这游览不致实现，而且，同样似乎还有另一种力量，一样的神秘和有力，也在作着不断的斗争，顽固地，不屈不挠地在破除那些阻碍，两种敌对力量中间的一种可怖的悲惨的斗争发生在这一回游览事件的周围。像一根枝条似的，像一片翻滚在地上的枯叶似的勃兰卡的命运，在那不可测度的神秘的境域里，来来往往，受着命运的播弄，带到这里，又移到那里。在她的命运正在被决定中的同一时间内——那边，广邈不可测的“无极”中！——勃兰卡凝视过格达拉玛，凝视过巴黎的天空，凝视过地中海，凝视过瑞士的山。

终于，在克服这么多的阻碍之后——勃兰卡站在一个古老的市镇里了，而那片小小的旷场已经改观。人们已把几栋房子拆毁了：在那一旁的地面上，在一间新建筑的房屋里面，已开设了一家酒吧。……少妇站在那片小小的旷场里，突然，听到酒吧发出暴怒的狂喊声。两个人从酒吧里冲了出来，跑着，一枪射了出来；少妇摇摆了片刻；两手紧紧儿抓住胸膛；全身缩成一团倒下地去。

在那不可测度的神秘的境域里，战斗结束了。在两种争斗的敌对的力量中间，一种获胜了：那就是死的力量。自我们的地球还是星云的时候，命运或许已经注定，一个梦想的、美丽的、幽雅的浪漫蒂克的少妇，必须克服一千次的困难，克服一千次对她的死的阻碍，而走去——像飞蛾扑向火焰似的——找寻她的末日，在一个古老的市镇里的一片

小小的充满着沉寂,和平与宁静的旷场里。

最后,注:阿左林 Azorin 生于一八七四年,为现代西班牙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批判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通过了西班牙的神秘和地中海的柔美的两种性质混而为一的代表。他很爱好那种富于感性和具体的表现是他自己的偏好。阿左林的文体冲破了西班牙过去夸张的传统;他那种简短的报告式的文句被责难为违背西班牙的传统精神,他的文字的内容却与九十年代的文学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作为批评家和散文家的他,是在憧憬过去,企图重建西班牙国家的精神传统的。他著有散文,小说及批评等文章甚富。“飞蛾与火焰”一文,是从罗纳 Victor Leona 的译文重译过来的,据说还是一节最足以代表阿左林的作风的文字。

原载《十日谈》1944年9月4日